



爱至痴迷亦近“鬼”

□李忠勇

“色鬼老陈”是老陈陈荣森，最近在微信朋友圈里公告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字。他在公告里是这样说的，告朋友：靠相机养家糊口近五十年，没留下什么，只留下一颗对色彩、美丽的事和物特别敏感的心。名为南川人，实为丰都鬼，特更名为“色鬼老陈”。特此告之。想想他把微信名从“摄迷”改成“色鬼老陈”，而且还以公告的形式广而告之，其中必然有他的寓意吧。

不过，我至今还没完全理解其中的原因，也懒得过问。

老陈是我刚参加工作就结交的朋友，今年七十五岁，身材有点矮小，但精神矍铄，不了解他的人你绝对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。他乐观开朗的性格是我这辈子不具备的。比如，他每天早上在微信上给朋友发“早上好”这三字的问候就与众不同，他总是把这同样的问候语放在不同的搞笑图片上表现出来，甚至把自己那喜乐、张扬的头像移花接木到两三秒钟的短视频上，再配点幽默、滑稽的文字，让你一看就会忍俊不禁。他说人活的是心态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仅自己得到了开心快乐，还能分享给朋友们大家一起开心快乐，何乐不为？虽然他平时生活在南川，我生活在丰都，不常见面，但总是觉得他就一直在我身边一样，从未离得有多远。

我与老陈最近的见面是今年7月。我在风景秀丽的南川参加重庆第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学习，上课的地点在区文化馆。一日中途休息，我偶然在文化馆的展墙上看见老陈的照片和名字，他在上面的头衔是南川区文化志愿者，这才突然想起我还有个老朋友在南川。我联系他晚饭后在我住宿的酒店见面。那天我们天南海北吹了两三小时。我与他像这样单独坐在一起，聊这么长时间，几乎是第一次。那天，我特别想问问他一个埋在我心中三十多年的疑问：本来在丰都生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举家搬来南川？

我还没直接问他，倒是他自己无意中讲了出来。

那天，他用手机给我放了一段南川电视台几年前播放的一期电视节目《南川人》，主题是“讲述南川人的故事，关注有故事的南川人”，节目的标题是《陈荣森——爱已成痴，三十年执意追寻金佛山的刹那风华》。记得导语是这么说的：对于喜爱摄影的朋友们来说，雄奇险峻的金佛山无疑是一处胜地。这里的霞光云海、古木奇石，总能轻易点燃摄影爱好者的热情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总能看到那些携带着摄影装备跋涉在山里之间的身影，用快门去捕捉着金佛山的神韵。而这些身影中，有着一位格外钟情金佛山的摄影家。他不仅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去发现和记录金佛山的美景，更精心制作了相册画集，让更多的人欣赏到金佛山的刹那风华。

这个节目只有大约十分钟时间，我反复看了两遍，终于从中找到了我想问的答案。

三十五年前的老陈，在丰都早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照相师，自己开了一家不错的照相馆，稳定的客源也为

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。他说，最初与南川结缘是20世纪80年代，当时涪陵地区群众艺术馆肖雨嘉馆长，组织全地区摄影爱好者到南川采风，那时的南川金佛山几乎还是原始状态。悬崖绝壁、峡谷奇峰、石林溶洞、瀑布云海等奇特自然景观和南川人的质朴、善良一下吸引了他。此后他又多次去了金佛山，一个同行的朋友开玩笑说，老陈你对金佛山这么痴情，何不迁居南川来，天天都看得到它。他说我还真有迁居南川的打算呢。迁居一词，当时只被大家当作了他的随口之语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短短的一年之后，他还真就成为了南川人。

定居南川后，老陈依然开了一家照相馆，但和以前不同的是，初到南川，人生地不熟，照相业务零，又失去了原来的固定客户，加上他是照相馆里唯一的摄影师，老是往金佛山里跑，临时有客人来照相都找不到人。那一年多两年，靠照相的收入度日糊口都比较艰难。但他初心不改，仍然痴心于金佛山的山山水水、奇花异草，只要一提到金佛山，无论是谁，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出眉飞色舞四个字来。只要一谈到在金佛山上的摄影经历，从他唇齿间滔滔不绝流淌而出的，似乎每个字都在验证他对于金佛山的狂热与崇拜。为了上山，要去他照相馆照相的都会提前预约好时间。他说，我有事做事，没事就上山。我从他这份执着与痴迷中，清楚了为什么固执地迁居南川的真正原因。

痴迷上金佛山的他，很快就有一系列金佛山美轮美奂的风景照。每当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，他总习惯于发到网上，让更多的人欣赏、品鉴，源源不断出现在网上的风景组图，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金佛山，认识并喜欢上了这位拍金佛山的摄影师。

从慢慢融入南川的生活到变成南川人，他这一晃就是三十五年时间。这期间，他走遍南川，拍摄了不知多少张有关金佛山、有关南川的照片。从一个普通照相师傅变成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；现在还是区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、区文联艺术顾问。他用大半辈子在南川找到了自己平衡现实与梦想的生活方式。

现在的老陈早过了古稀之年，但他宝刀不老。他现在特别偏爱拍荷。荷叶、荷花、莲蓬，甚至秋冬季荷的枯叶残枝都是拍摄的对象。在南川大大小小的荷塘边，无论早晚和日晒雨淋中都留下过他的身影。他说，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荷的各种梦幻般的色彩。

那天在南川，我问他还打算“色”多久，他哈哈一笑回答我：你看看我这么棒的体魄，至少二十年，百把岁没问题！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人到人情到

□何龙飞

昌弟的母亲仙逝了，是在酷热的夏天。我是在亲家母的朋友圈里得知信息的，赶紧问她：何时何地入土为安？

她随即发来了“讣告”：在老家给老人家举行告别仪式，然后下葬。按照当地风俗，下葬头晚，要“坐夜”。

信息准确了，本来可以通过微信转账给她即可表示情意，但以我和昌弟“同学+亲家”的关系，亲自去吊丧，才能表达我真诚的心意，何况，自古以来就有“人到人情到”的理。我要做这个理的忠实“践行者”。

说动就动。昌弟老家在乡下，离我所在城市近200公里，需驾车走快速路、高速路、一般混凝土公路，方能到达。

我不辞劳苦，驾车直奔目的地。虽然有导航，但在选择路线时发生了失误，以至于走了弯路，耽搁了时间。不过，总算平安到达昌弟老家予以悼念。

见到昌弟、亲家母后，他俩擦去脸上的泪痕，对我的光临感激不已：这么远的路程来悼念，这份情义，好难得、好感动。

我忙说：“谁叫我们是好兄弟、好同学、好亲家呢！”他俩听后，感动了好一阵。

考虑到他俩太忙，我不得不吃饭后依依惜别，踏上返程，为自己践行了“人到人情到”的理而备感欣慰。

不久，亲弟的岳父病逝，也告知了“坐夜”的时间、地点。

对于这样的“白事”，亲弟告诉我：如果忙的话，就不去，但必须得把事给我说一下。照理说：亲弟那儿距离我们这儿200多公里，驾车需要3小时，倘若嫌难走或忙得不可开交，可以微信转账表达心意。但我想到了“人到人情到”的理，以为：路程再远，也要亲自去悼念，我俩可是亲兄弟啊！再则，父亲、舅舅打来电话，约我同行。那就一起去呗！

于是，我们冒着酷热，驾车直奔亲弟那儿表达心意。

亲弟、弟媳分明感动了，不但热情款待我们，还与我们把老实的龙门阵摆起来，极力挽留我们多“耍”些时间。

然而，他们毕竟在办丧事啊，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陪我们要或者聊天。真要丢心落肠地耍的话，就等他们以后不忙了再去。

思虑再三，我们决定即刻返回，给亲弟、弟媳多留些时间款待其他亲友，多一些理解，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。

亲弟、弟媳只好由着我们，与我们挥挥手作别。

一路上，我为自己诠释了“人到人情到”的真谛感到畅然，尤其是忆起以往的走人户往事，总结一番后，越来越觉得“人到人情到”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朴素真理，怎能不诚心诚意地付诸实践，以浓烈亲情和友情呢！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再听《十七岁》

□秋凡

近日，我在微信小视频上频频刷到刘德华，看他在演唱会上现场演唱《十七岁》一度哽咽泪洒现场，颇为动容。刘德华通过歌唱，仿佛在平行时空中为自己搭建了一个悬浮的名叫往事的展示厅，从“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”到“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”，再到“如今我五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”，这里面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成长轨迹，也映射出每一个追梦人在追求梦想过程中所经历的起伏和变化。

再听《十七岁》，在刘德华沧桑沙哑的嗓音中，蓦地忆及自己的青春，坐在时间的暗处，被涌动于记忆深处的感受和情绪再次裹挟。

十七岁那年，七月，太阳有些燥热，我跟着父亲来到县城小西门车站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：我想继续上学，不想外出打工，可是我对父母的安排，却无力改变。上了大巴车，我茫然地看着车窗外背着大包小包的乘客，在车与车之间穿梭、找寻。他们匆忙的脚步、焦灼的眼神，浓缩成一个打工人的世界，映照在我眼里，让我感到莫名的惶恐，仿佛看见了多年后的自己——半生奔波，一无所获。我对司机撒谎说，有东西落了，我要下车找回来。

下了车，我大口呼吸着空气，四下环顾。在此之前，我到过最热闹的地方，就是老家巴掌大的小镇老街，县城里的一切，如同天上的星星，遥不可及。我与县城的第一次照面，就是此时此刻，在这个拥挤、嘈杂的汽车站。

“秋——”我正在惆怅着，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我的名字，我转过身去，看见一群少年风一样地向我奔

来。他们慌乱地穿过人群，在我面前停下，大口喘着粗气，青春的面孔因剧烈奔跑而涨得通红。那是我的同学，莎、木易、颜和尾巴。莎拿出一幅漫画送给我，画上是一个踩着踏板车往前冲的小女孩。木易掏出一块形状奇特的黑色石子对我说：河沟里捡的，我觉得很好看，送给你。尾巴从衣服上扯下一颗纽扣说：我才知道你今天要走，什么也没带，这个就留作纪念吧。颜的个头最高，模样比我们几个都显成熟，他说：“不要难过，离开了学校，照样可以学习。”我被至真至纯的情谊包裹着，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，好像瞬息之间，大地之上，绿意葱葱，小草在春风中欢舞舞蹈，一路追寻着春天的脚步。

到了上海，我与几个好友一直保持书信往来。在信里，我时常向他们倾诉工作的不易以及生活中的各种烦恼。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写信鼓励我说，趁年轻，追梦无畏。只有努力学习，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！

我摩挲着他们的来信，舍不得放下，读了又读，听到一句句激励的话语，心里满是欢喜，工作的干劲也饱满充足。周末，我不是在赶往电脑培训班的地铁上，就是在去往图书馆的公交车上。我在呼啸而过的风里，穿过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，脚步时缓时急，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你不往前走，怎么配有优秀的朋友。

后来，通过各种技能的提升，我从流

水线上的一名操作工，渐渐成长为一名品质工程师。几个好友从大学毕业后，散落在各个城市，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。我们鲜少有时间齐聚一堂，逢年过节相互发条祝福语，就成了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。

2020年，我携两个孩子回到故地，定居下来。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上，我又遇见了好友莎。她说，你怎会没事干呢，把空闲时间分给写作吧。

每当我将发表的文章、成长的点滴分享到朋友圈里，看到莎、木易等人给我点赞评论时，我仿佛看见了一群纯真少年向我飞奔而来，身后升起十七岁的云朵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)

